

政治正确中的不正确

——西方主流思潮的傲慢（评析西方现代意识中的自义情结）

洪予健（Rev. Yujian HONG）牧师

溫哥華信友堂《信仰與文化講座》2006年9月1日（www.fcabc.org）

https://www.fcabc.org/voice/ch_faith/3-4_politicalcorrect.mp3

当今西方所谓的人间的遗传、他的理学或世上的小学就是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

一、如何看待当今西方现代社会

我们每一个来到西方的人都应该自问：你来到西方学习什么？

从前我们总爱用西方的、东方的、亚洲的等糊模、粗略的形容词来界定与判断一些理念或思想。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内把“西方的”视为洪水猛兽，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对西方技术和资金的需求，原有看法有所松动，但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仍持批判态度。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用一种颠倒的眼光看西方，往往肯定一些很错误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理论或主义，相反，否定或错过了西方一些很正确的、宝贵的并值得我们学习思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批评那些想迅在西方找到真理的人“囫圇吞枣”地“言必称希腊”，认为只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给中国送来了西方“真正先进”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囫圇吞枣地学西方。西方的技术、制度甚至文化都一度成为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社会理想，而另一部分人为证明西方的腐朽性所举的例证大多也是真实的，那些政治上的腐朽确实很接近我们原有意识形态所认定的。但这都不是西方的全貌，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又没有看到，也还一些正在腐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有清醒胡认识。

如今保守派的基督徒认为西方社会因弃绝了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而日渐沉沦的时候，西方一大批知识精英的感觉却越来越好。他们并不沉溺于赚钱、物质享受或心灵空虚，如果只认为他们只是一群坐而论道的文人就太小看他们了，他们是有一群很有启蒙使命感，对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白人，知识精英，在哈佛，在耶鲁，在普林斯顿，你以为他们在标榜西方文明吗？不！他们自诩为革命者，他们正在摧毁西方文明。他们致力于清除西方文明的中心意识。他们提出了一种站在第三世界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立场的价值观。他们确立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新宗教新思维。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很崇高的诉求：解放、平等、宽容、多元、自由。都是很伟大的字眼。其影响不但席卷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语言、艺术、传媒各个领域，并因“选票”政治的推波助澜影响到政治、法律等领域，已对西方社会传统价值体系造成强烈的撼动，其思想大有取替传统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之势。这一思潮不但成为影响福音传播的主要障碍，而且渗入教会，损害福音的纯正性。如加拿大的文化“大拼盘”就是这一新宗教的产物，美国也正在从“大熔炉”走向“大拼盘”，而欧洲早就五花八门了。

这样的西方是我们过去在国内的宣传中是看不到的。即使身处西方，如果对“政治正确”这一意识形态清醒认识，也会被这一社会乱象所迷惑。

二、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 简称 PC) 一词如何在西方兴起与普及

维基百科的定义和追述：政治正确作为现代用语最初起于俄国十月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党所奉行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与原则——政治正确。这是它第一次作为现代用语被大规模使用。正如毛泽东语录“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如果没有一个超越的信仰，人在这世界上的伟大理想、远大志向的最高领域就是政治。因为政治决定一切。当政治路线决定一切时，党的干部就最高决策者了，也就是说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第一位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决定一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谓政治、道德、教育、宗教、法律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都是“为了维护特定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学说。这些理论无所谓对错，一种政治力量得势了，就会用强权来推行对它有利的意识形态。过去的社会都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奴隶社会是这样，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也会是这样。但到了列宁主义就变了，认为政治决定一切。中国的文革也是经过多轮运动反复强调突出政治以后才开始的。这就是政治决定一切，是列宁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一切理论的所谓“辩证”地应用。其实这正是马列主义最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政治正确一词是上世纪 70-80 年代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经过 60 年代的反叛，他们在 70、80 年代走出一条路来，最初是语言上的改变 (linguistic change)，即对传统用语进行修正。因为背后有一个假设和逻辑：过往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一种白种男性的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西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在语言方面的工作就是从对传统语言的解构分析中发现过去谁拥有这个语言的话语权，并因此认定这个语言代表着谁的利益。西方过去的传统社会中，有话语权的无论是圣经、莎士比亚、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是白种男性。过去所有的有色人种、女人、孩子都被要求从白种男性的视角看世界，我们过去来到西方学习西方的经典，觉得很了不起，其实都错了，因此不要以为我们过去的学习里有什么真理。应该从多元文化的观点看世界，因为从不同的利益集团的角度看世界会有不同的 picture。因此要颠覆这种传统西方的观点，我们应保护弱小，从多元文化的角度看世界、表达世界。而许多具有传统观点寓意的词汇是政治不正确的，应该首先被改掉。如 chairman 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表达，应改为政治正确的 chairperson。听起来有点滑稽，但这种思潮影响深远，已经影响到翻译圣经了。如希伯来书 12:7; §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一种新译本圣经译为; § 孩子忌有不被父母管教的; 这就是一种政治比上帝还要正确的倾向。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Christmas tree 变成了 holiday tree，因为 Christmas tree 是白人基督教文化的，对其他族群人民不公平，所以应该多元，大家在那天庆祝 holiday 而非只是 Christmas day，Christmas Card 也变成 Holiday Seasonal Greeting。美国黑人原来称 Black Negro 现在改称为 Africa American; Deaf 应改为 Hearing Impaired; 妓女 prostitute 要改为 sex worker; Oriental 改为 Asian American; juvenile delinquency - children?????; Indian 已都改为 Native American。一些带贬意的词语都改用中性的，以免刺激他们，都显得比较 nice。台湾知识界也跟得很紧，可以从台湾的媒体公用语中看到这一变化。

从这些变化里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 P C (Political Correct) 运动，正在影响社会和意识的各个角落。如果这一改变只涉及种族或民族等较敏感问题还可以理解，但当他们要把基督教的元素当作西方白种男性文化的因素去除时，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政治正确的目标是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着手，要消除一切因着种族、性别、性取向，以及人的宗教、政治、道德、行为方面不同所造成的歧视。政治正确有一个很讽刺的一点，它认为没有什么是正确的。如果你表达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不正确。**唯一的政治正确是抹杀一切性别、种族、宗教、道德上的差别，要尽量减少刺激，尽量不让听到这话的人产生不愉快。**

我们当然反对种族歧视，作为少数族裔我们也享受了一些民权运动推进的成果，这都很好，我们也反对性别歧视，男人与女人在上帝面前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也反对虐待动物，基督徒也要保护自然，因为自然是上帝所造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把上帝的绝对真理拉低等同于一理论或哲学观点，否认人的贵尊而等同于一般受造物，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无视性别的差异和分工，更不意味我们要对良善与邪恶一视同仁。（应把这所有不同与等次次序加以区别。）

三、何为政治不正确

1、圣经中上帝关于基督的绝对真理的启示和宣告，肯定是第一位的政治不正确。因为它违反了“宗教的平等和多元”的原则。政治正确主义认为每一种宗教都是一样的，你怎么说你基督教好都没关系，但不要忘了加上一句，“这是你的个人观点”。你不能觉得这个好就否认那个不好，你凭什么讲你信的基督教就是唯一正确的呢，这是“傲慢”，这是政治正确最敏感之处。我们经常看到读者来信，“我被大大地激怒了，竟然在这个时代还有人会讲出这样的话。”这肯定是政治正确人士的杰作。他们非常活跃，抓住你讲的话动不动就写读者来信，

2、关于人人在上帝面前犯了罪，需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现在的白人牧师已很少有人敢讲这个了。否则会被攻击为宗教执着狂。政治正确认为说人犯罪需要悔改是对人性尊严的极大冒犯。所以在很多教堂里讲的是自由派神学。讲的最多的是神的爱，无条件的宽恕。而上帝的公义、圣洁和对罪的愤怒很少有人提。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犯罪者，只有受害者，根源是社会的的不平等。我们从事的一些反同性婚姻的活动在白人教会中也很难开展，

3、基督徒的政治家、法官、记者、导演等，在各个公共领域的行业中坚持作见证、传福音的行为，属于政治不正确了，因为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这其实是对“政教分离”的极大的误解。政教分离是原于基督教的理念，过去政教分离是为了保护基督徒的信仰抵制强大的政权压力。现在被用来反过来压迫基督教，把基督教从公共领域中驱逐出去。他们的说法是，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不应带到公共生活中来，这就是为什么 John Christian, 马田这些教徒以及一位华人基督徒议员，他们在电视媒体中很自豪地说，虽然我个人相信某某，但作为公职人员，我不能把我个人信仰带入公众领域，这是对公众不公平的。如此大言不惭表示自己的开明和政治正确。这就是政治正确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他们知道如何讨好公众。

4、男女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但上帝造男造女是不同的，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如果你强调这个不同，强调男女性别的差异，强调丈夫和妻子的不同，强调传统婚姻的价值，那就是政治不正确。有一个美国电视剧《风云女王》

女主角 Mercy Brown 是一位单亲未婚母亲，电视剧对这单亲家庭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家庭关系很健康、子女很幸福。当时（1992）时的美国副总统丹尼奎尔（英文？）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演说中批评了这个电视剧对单亲母亲生活状态不真实的美化掩藏了该类家庭很多实际问题和痛苦，对单亲家庭正面化的宣传导向有损于家庭价值。这番讲话遭到几乎所有媒体的咆哮夹击，大有不加入口诛笔伐就不足以跟上 P C 潮流之势。Mercy Brown 在下一集中反击副总统先生，正正地告诉观众，家里有没有父亲不重要，重要的是家里有爱。出乎意料的是，一周以后，电视指南的记者访问扮演者 Candice Bergen，她说我的家庭观是家庭第一，父亲在家庭中是不可或缺的。当初接到这个角色我不是很高兴，因为这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好的示范。她又补充道，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看来这位副总统先生明确表达自己认为父亲在家庭中不可或缺的观点这种行为就是政治不正确。可见，政治正确与否不在于你所表达是什么又观点，而在于你不能认为自己的观点符合普世的真理或价值观，进而传播给公众。

P C 强悍到谁触犯 P C 谁就会从公共领域消失的地步！曾经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一次在讲话中提到从统计看女生在数学物理方面不如其他方面那么强。这样一个陈述事实及客观数据的讲话导致哈佛投不信任票。

一大批西方的精英为了维护他们的价值观奋起而战，整个议院排山倒海。他们把任何关于道德的观点都帖上 Phobia 的标签，会认为这些观点是大男子主义的遗留，是同性恋恐惧症的遗留，违反了所谓性取向、性自主的原则。如果你觉得女孩子在婚前因守住贞节那是不得了的疯言狂语。老师是绝对不能这样教导青少年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性自主年龄一降再降，有人提出 14 岁就可以性自主，保守党上台提高了两岁，最后确定在 16 岁，难以想象一个认为 12 岁孩子太小而不允许被独自留在家的国度，会认为 14 岁的孩子可以性自主！完全无视这项立法的唯一受益者是那些意欲伤害这些孩子而又能以性自由为由逃避法律制裁的成年犯罪人。由此可见 P C 本身的多重标准与自相矛盾。

5、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学校对学生的道德责任，是非分辨也是不能强调的，他们认为这会妨碍孩子的天性发展，因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自我实现。纽约时报有一个报导，记者在一间高中参加一个课堂讨论，议题是一位女士拾到 1000 元后交还失主。学生们认为该女士很愚蠢。记者感到惊讶，老师竟允许学生得出这样的结果，更让记者感到惊讶的是老师的回答：如果让我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就没有资格作他们的老师。P C 认为一个老师的责任是引导，如果告诉他们就是压迫、主宰他们了，要遵循孩子的天性发展，这种尊重孩子天性培养其创造力的理念有其优点，但它已经泛滥到不去更正孩子的拼写错误程度，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的自我创造性比改正拼写错误更重要。

1990.09 年颁布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纲要称：教育的任务是警诫学生抵抗父权社会，种族歧视等，并赋予学生有这样的力量。所以不再从小告诉他们要负起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如

《辛普森一家》这样的卡通，强调孩子如何智慧、父母如何愚蠢，孩子看着这样的节目长大还会对父母有什么尊敬？过早地自义，不可能再教他们什么东西了。如果你试图给孩子什么教导，就会被认为是设法主宰孩子。也就违反了 P C。

6、关于反堕胎反安乐死。也认为是妨碍了对自我生命的自主权和选择权。

7、关于在全球坚决打击一切恐怖主义的行动。 他们不认为恐怖主义是邪恶的。他们浪漫地认为恐怖主义行动是对西方霸权主义的不得已的反抗。所以认为西方应检讨理解谈判而非打击才是反恐的出路。很浪漫的，认为应该研究 Why they hate us? 试想，面对希特勒的反人类罪行，去研究为什么他恨人类！他们不认为对邪恶应采取坚决的立场。面对恐怖分子对无辜平民的攻击，我的一个西方左派朋友说： It' s the only way they can do. 认为这是弱势群体对抗强权的唯一方式。难道弱势群体就可以向无辜的人和更加弱势的人下手吗？因为政治正确就可以丧失起码的道德良心吗？

四、政治正确中的对与错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加拉太书 6:7）。

政治正确的对与错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

1、自义与自欺的矛盾。政治正确的人自认为他们代表进步，代表自我奉献和牺牲。因为在他们中间最积极的、要拆除以白种男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人都是白种男人。就如同马克思主义的为工人阶级说话的人都不是工人阶级，而这些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要自义，因为他们抛弃了自身的阶级立场而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正因为这种自义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对传统基督教构成很大的杀伤。看勘萨斯的怀特牧师在州议会开幕时的祷告词中如何描述 P C 的自义与自欺：

我们嘲笑真理的绝对性而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敬拜很多神，我们不再偏执地相信我们的祖宗先贤所敬拜的独一的神，称其为多元文化主义；我们为堕落辩护，选择腐朽的生活，称它为双方自愿的生活方式；我们鼓励偷懒，把这称为社会福利（即社会福利计划中没有对偷懒的成见）；我们谋杀胎儿，称之为选择的自由；我们不用纪律管教孩童，称是为了建立他们的自尊；我们播撒色情、褻渎的语言，称之为言论自由；我们嘲讽拆毁先贤倍受尊崇的价值观，说这是启迪文明，不再活在过去文明的阴影下。

自义与自欺的结果：

所谓政治正确是为建立各平等和谐的社会，让人们从过去的众多学说传统中更多的解放出来，让人获得更大的自尊和自由。结果却事与愿违，对社会的婚姻、家庭和教育等方面造成的危害：

美国 SAT 的平均成绩从 60 年代以后一路下降至 90 年代，学生基础知识测试结果堪忧。

未婚母亲的比例上升，从 60 年代的 5% 上升到 90 年代的 20%。

少年自杀率 60 年代以后直线上升，

堕胎率 70 年代以后直线上升，后期攀升势头有所减缓与强大基督教反堕胎运动有关。

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因为不教导客观真理的标准，强调尊重个人感觉，因此他们自己找不到出路，犯罪、自杀比率上升。学生使用毒品，也都从那个时候开始。

可见政治正确有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西方政治正确中有一个很大的伪善性，就是它强调自由，自由与责任的分离。以性自主为例，在青少年期就鼓励孩子们尝试性行为，当性病、未婚先孕成为问题又鼓励使用避孕套，进行性安全教育，然后又为怀孕学生提供专门教育。青少年的自由行为，却让社会付代价。

同性恋问题，同性恋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爱滋病高危人群，社会推崇社会名流为爱滋病患者或研究机构捐款捐物的爱心行为，却对从根源控制爱滋病对策——改变生活方式避而不谈，而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指责却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结果社会不得不为这群生活乱来的人付费。

2、在多元主张中的逼迫。宽容是政治正确的最大主张，它对无论多么荒唐的言行确实宽容，他们唯一要批评的就是那不宽容的，那就是基督教。在他们眼中，基督教有两个“先天性”的“原罪”，一是基督教一定要宣称绝对真理，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真理。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是绝对真理，**除政治正确以外没有绝对标准**。二是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相联。他们因此找到攻击基督教的借口，借着攻击与基督教渊源深厚的西方传统文明来攻击基督教。这就是西方无神论最起劲的地方，他们并不是真正地同情黑人同情少数民族，他们认为那些观点与他们不同如果黑人或少数民族不代表黑人或少数民族，而是与白人站在一起。

3、私德教育欠缺与公德倡导的对立。P C 强调社会公德，强调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甚至为反对皮草宁愿牺牲色相，I' d rather naked instead wearing fur.

学生在学校里一直被学校教育强调公德教育，强调学生参与保护环境、爱护动物、关注弱势群体等公益活动，教导学生以关心和改变这个世界为己任。但同时又严重忽视私德教育。私德与公德对立的典型人物是卢梭，《爱弥尔》的作者，似乎特别关心儿童教育，可却把自己与情妇所生的四个孩子都送进了孤儿院，最后全部夭亡。却毫不动容地说，我对家庭无法作得更多，但我却关心所有孩子的教育。又如克林顿丑闻暴光以后，许多美国人认为总统的私事与我们没有关系，只要当好总统就行了。言下之意，只要公事做好，私德怎么烂都可以，完全无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所以美国国会的弹劾不是因为他与女实习生的不道德行为（不违法），而是因为他向司法说谎（违法）。这与美国的政治传统完全不同。当孩子们在这样只强调公德培养而忽视私德教育的教育环境中受教导，没有完善自己就要去改变世界，那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糟糕。Clark 大学一位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事例，当一个学校的孩子被要求写一篇如何建立社会正义的文章，结果发现三分之一的孩子抄袭别人的作品。

4、重视个人感觉而妄顾是非。美国的学校常开设课程学习进行自我评价，加强自我感受，课程结束常让学生写出自我感受和评价最喜欢作的事，最多的答案是性、毒品、跷课等。最不喜欢数学、守纪律等。结果就是抛开责任、真理，只剩下个人的感觉是最高标准。

5、主张堕胎与保护小动物。他们是一群主张堕胎的人，包括非常残忍的后期堕胎。他们同意随意结束一个八周大的胎儿的生命，却为实验室的老鼠冲锋陷阵。美国一位著名的文化偶像 Carl Sagan，主持电视节目，类似自然主义人传教，如我们的宇宙

(Universe) 永远不改变之类套用圣经的话。后来他患骨髓分化不良症候群，需要移植骨髓，如果没有动物试验的研究骨髓移植方法是不可能达到临床应用阶段的，他是一个坚决反对动物试验的人。他在被采访时说，我曾经表示我们与其他动物是何等相亲，给它们造成痛苦是多么残忍，杀死动物是多么自私残忍，动物试验是多么不符合道德。我在这个问

题上仍然非常矛盾，如果不是动物研究我今天不会活着。圣经说，上帝各按其类，创造万物，不要把动物权利拉到与人的权益一样高的位置。

6、严禁吸烟与倡导吸毒合法。我这里要为他们讲一句好话，为什么加拿大政府对吸烟敢于采取这么强大的力度，是因为得到了P C的支持。可悲的是，最早的禁烟是基督徒提出来的，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要去残害，当时却遭到嘲笑。这个旗帜被P C接过去以后，运动就被推向波澜壮阔。我们基督徒也乐见其成。而对吸毒则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加拿大室内不允许吸烟，但却有专门的安全吸毒室，并提供一些设备，理由是安全吸毒比不安全好。

7、家庭价值上的矛盾。P C提倡的是儿童中心，儿童至上，压制父母管教责任。最大的原则是不能伤害他们，任何违背孩子意愿的管教肯定是不对的。却无视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在孩子胎里时就发生了。其次，P C压制父母的管教责任，提倡父母在一切的事情上，要弯下腰听孩子的。在涉及家庭问题时则提倡离婚自由，却完全无视孩子的感情。

可见P C在许多问题上自相矛盾，价值紊乱。唯一的标准是个人的意愿与喜好。

五、基督徒对政治正确中的新宗教现象的反省

1.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属灵争战，所有的政治正确作法其目的就是使人离开基督的救恩，它的背后就是撒旦。“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以弗所书 6:13）。

牧师不会就政治讨论政治，就经济讨论经济、就道德讨论道德。作牧师的最关心的是背后的属灵意义。今天不是一个政治议题、经济议题甚至不是道德议题，我们关心的是属灵议题和属灵意义。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争战，是和天空的一切恶魔进行争战。我们要在神面前为他们求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作的。现在可以说非常可悲的是，在与P C的争战中，基督徒的声音很微弱，基本上回避，不敢抵挡，更不要说抵挡了还站得住。这就是教会的悲哀。这就是我们信友堂为什么要办这个讲座。为什么有P C的存在？当人离开神，如果内里还有一点对真理或正义的向往就会变成今生骄傲，上帝给他的对美好事物的追寻，而不靠着神自己去作，这就是P C的来源，因为一定要有盼望，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神那里，在耶稣基督的再来上，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最主的是要持守，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主，而他们不是。在面对这个不满意的社会，当我们基督徒仰望神会更多地反省自身的时候，但他们却更多地指责这个社会，所以他们一定要提出一个他们的政治蓝图，得到他们的救恩方式，一定要有他们的弥赛亚，所以P C就是他们认为很满意的一条路，是可以引导他们走去不合理、走去罪恶，得到自身拯救的方法。离开神但又不甘堕落的人，离开神但要表现对社会关怀的人，必定要走上这条路。这是一群不真正全神神上帝的人，没有神的拯救又不满社会，就只有渴望社会变化。改变、革命、改变，达到他们所要的。

2、这并不是新事物。撒旦的手法万变不离其宗。手段翻新的目的就是拉人离开。正如传道书所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这里举一个最近的例子，这些P C人在西方被称为左派，所谓左派就是不满现实社会，提倡激进改革。很有意思的现象，西方的左派，其外在表现是颓废派，蔑视传统，群居群交。而到中国文革中期间，左派则蔑视个人需

要，提倡清教徒式的生活。但其本质一样，表现手法不一样而亦。罗马书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他就想立自己的义，也就不顾神的义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属灵症结就是以人的义为义，由人自己来判断什么是义。如果人真的是堕落，福音也好传了，因为罪人的罪还没有被一群知识精英粉饰鼓吹，当他们被社会看不起时，心会因着上帝的怜悯打开。但现在他们心中充满自义，反认为基督徒自以为真理在手而傲慢。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认为自己拥有真理，而是相信上帝就是真理，从而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恩典与教导中。这最大的谦卑被认为是最大的傲慢；最大的不义在人在眼中却成了最大的义。第一，两者都是从知识精英的先知先觉开始，都是高举人的义，并对基督教充满敌意与蔑视。

第二，两者都是要打破所谓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反西方的，它没有走西方的传统路线，没有从亚里斯多得，柏拉图、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那一条正路走过来，而是从黑格尔出发剑走偏锋，这种来自西方又反西方的理论给了中国革命者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的信心。当前的P C也是这样，反西方中心的，他们认为人的罪和苦难都是社会不平等造成，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相近，他们不认为人有原罪而人犯罪是因为社会不公平，视贫穷为犯罪根源。我们都是从贫穷中长大，但大多数都没有犯罪。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穷人是社会的正义力量，不会犯罪。因此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从社会不公平开刀。所以只要把不公平问题解决，私有制消灭了，那么犯罪问题也就解决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纽约大停电中发生一万多起抢案，起初舆论认为是贫穷造成，但最后调查，大部分人是中产阶级子弟，而且抢的是他们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罪。奥古斯丁反省自己：为什么自己家里有梨要去偷别人家的梨，因为有一种快感。这就是不可解释的原罪的奥秘。近期的纽约停电中，情况大为改善，因为破窗理论，警察进行严打。教会行动起来，管理干预起来，纽约的42街也干净起来。事实表明，警察加强干预对毒品泛滥有很好的抑制效果，完全不同于过去听之任之的情况。

第三、两者都是要取消普世的真理价值为目标。他们认为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制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普世的（他们自认为这个命题是普世的），阶级性，实践性。曾经有一幅波兰团结工会的漫画，伯涅日列夫指着一群工人说，你们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真理的真伪或道德的善恶，只有集团的利益。所谓真理、道德只是那些强力集团占有话语权为自己的利益辩护而已。所以他們要站出来为弱势集团说话，与弱势集团站在一起，因此他们看似提倡多元表达的存在，而当人们有不同意见时，他们则认为他们并不代表所属集团。并以多元文化为旗帜反对任何他们不欢迎的信仰，尤其是基督信仰及其真理。

第四. 两者都相信人类是不进步的，热衷于发掘新事物，引导新潮流。并不懈地与世界上所有守旧势力和传统余孽作斗争。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影响很大，误导很多人，他说以后的世界的冲突就是几种文明的冲突，东方文明也就是儒家文明一定会与基督教文明冲突。各种文明应该共存，认为既然是不同的文明，何必要认为哪一种更强或更对呢。所以再也没有正义和邪恶的冲突了。事实并非如此，同属东方文明的种群之间、个人之间一样存在很多冲突。而基督教文明则是普世的，不是地域的。我们来到这里寻求最高真理，并非寻求西方的文明或真理。

最后我要说，政治正确不但发起了新潮流新思维，还肩负着与社会守旧势力和传统余孽进行斗争的使命。他们有很强的使命感，他们那种对新宗教的委身感、使命感以及社会参与感常使我们基督徒自愧不如。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为他们的义而斗，行动非常果断。当我们要为上帝的义而争战时，我们的使命感、委身感却跟不上。这就是我今天向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是大家来到西方，要认识到并认真思考的问题。